

目连故事在说唱文学中之流变考

朱 恒 夫

目连救母故事自晋产生之后，它的传承主要依靠戏剧与说唱这两种文艺形式，而又以说唱最为得力。不但目连戏剧是由目连说唱发展而来，即便是在产生了目连戏的宋之后，因戏剧的搬演需要一定条件，远不如说唱演述方便，所以，说唱仍然是目连救母故事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目连救母故事几乎运用过各种说唱形式——变文、说经、宝卷、鼓词、弹词、马头调、子弟书等等。就是在戏剧与说唱并进的时候，说唱的目连救母故事对目连戏仍有过许多重大的影响。因此，要搞清楚目连救母故事的源流，就不能不厘清说唱这一条发展线索。本文按照时间之先后，将说唱目连救母故事之演变作一考论。

目连变文

目连救母故事滥觞于晋时流传的《佛说盂兰盆经》，从晋至唐元和年间，它主要凭借经文与宗教风俗活动盂兰盆会得以传播^①，然到了唐元和末年产生了变文之后，它的主要载体很快换成了变文。由今存的变文数量有十一种之多来推测，当时目连变文的说唱活动是相当盛行的。

目连变文起于何时？伦敦本《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卷末有“贞明七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安俊写”、“张保达文书”等字样，可见该本变文为公元921年作的。然当时有许

多艺人作目连变文，本子很多，此本并不是最早的本子。最早的本子产生于何时虽不可考，但有一条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一个大概的时间。唐孟棻《本事诗》云：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耶？”遂与欢宴竟日。②

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是在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那么，张祜所说的《目连变》，当在825年之前就产生了。当然，它也不可能产生在“俗讲”还没开始的元和之前。

现存的目连变文虽然有十一种，但其中有九种在内容词句、情节结构上基本相同，实际上，仅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分别为编号伯二一九三的《目连缘起》、北京成字九六号的《目连变文》与斯二六一四号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③

《目连变文》文字极少，内容阙佚。《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是三个本子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文本，7500字左右，其内容也多为其它两本所无。导致该本内容丰富的原因，主要是对情节进行铺张性的描写。如目连修禅得道的过程，它作了如下描述：“当时群鹿止吟林，逼近青潭望海头。明月庭前听法眼，青山松下坐唯禅。天边海气无暇换，陇外青山望戍楼。秋风瑟瑟林中度，黄叶飘零水上浮。目连宴坐虚无境，内外证心渐渐修。通达声闻居望地，出入山间得自由。目连从定出，迅速作神通。来如霹雳急，去似一团风。……”

对这三本变文的内容作一比较后，即可发现，这三本变文的问世时间是不一致的，其相距时间还不会很短。《目连缘起》可

能问世最早，理由是它与《佛说盂兰盆经》的内容较为接近。它亦说目连母亲的罪过是由佛告知他的，而不象其它两本变文那样，说是由父亲告知的；它也直接描述了目连母亲所在的阿鼻地狱，而不象其它两本变文那样，在描述阿鼻地狱之前，泼墨描述了其它地狱的状况；它只略略提到了目连的父亲，而不象其它两本变文那样，花了较长篇幅描写他生前死后的状况；它仅才2500字左右，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有7500多字，为它的三倍，按故事演变的规律来说，总是由简到繁、由短到长的。总之，它产生于另两本变文之前。

变文的三种本子之间虽然有较大的差异，但若我们将它们当作一个整体，再和《佛说盂兰盆经》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它们在故事内容与思想的发展方面，有着下列共同的特点。

一、具体介绍了人物。目连在未出家时定名为罗卜。为什么要定名为罗卜呢？大概是汉译佛经中目连名字被译成“大茱萸根”，④而“茱萸”和“罗卜”谐音，民间就把“茱萸”叫成“罗卜”了。又目连母为青提夫人（《目连变文》为“靖提夫人”），并增添了一个人物目连父亲。《目连缘起》云：“自从夫主亡后，而乃霜居。”又云目连遂乃天眼观占二亲，托生何处。慈父已生于天上，终朝快乐逍遥。”《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云：目连腾空至天庭见到了父亲，“阿耶名辅相，一生多造福田因，亡过合生此天上。”总起来说，目连父名辅相，生时行善，死后升天享福。这与后代的故事相同。又《目连变文》说罗卜行商时，父还存世，且名为“拘离随”。各本变文皆说目连一家原住在王舍城中，“钱物无数，牛马成群。”

目连母亲陷入地狱的原因主要是慳贪和杀生，并作隐瞒真情的咒誓。《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和《目连变文》没有提到杀生解谗一因，而仅是“招慳报坠地狱”。

目连寻找母亲有着艰难曲折的过程，变文花了大部分篇幅对

此作了描述。目连先拜访居住在“三重门楼，有千万个壮士，皆持刀棒”护卫的阎罗大王，后经过“奈河”、“五道将军坐所”、“刀山剑树地狱”、“铜床铁柱地狱”、“阿鼻地狱”，还有好多不知名的地狱。让青提夫人先作狗身，后入天堂，亦是变文新加入的内容。

二、站在佛家的立场上鼓吹孝道。目连变文在基本上继承《佛说盂兰盆经》思想的基础上，大肆铺张目连的孝。但这种孝和儒家的生敬养、死葬祭的孝不同，它是立足于怎样把罪孽深重的亡父亡母从水深火热的地狱之中解救出来。变文实际上是披着孝道的外衣，行鼓吹佛教之实。变文《目连缘起》最后云：“皆是目连行孝顺，慈亲便得上天堂。将知目连行孝，慈亲便离三涂。千般百计虔诚，二种方圆救济。奉劝座下弟子，孝顺学取目连。”很明显，要人们学习他人地狱解救受难母亲的作法，而不是温省供养的行为。

三、号召施舍。《佛说盂兰盆经》含羞掩面地把这层意思隐藏在字里行间，但变文则赤裸裸地表明了这一态度。佛教僧尼一般都不从事生产，因此，怎样获得施舍以养活自己，上至住在方丈里的高级僧侣，下至行如乞丐的和尚尼姑，都是时常考虑的问题。常用的手段是欺骗众生，说谁施舍得多，谁就能获得一张通往天国的门票。目连变文更进一步，不仅以利引诱，还采用恫吓的手段，它给芸芸众生只摆出两条路：购买天国的门票则上天堂，不买则下地狱。在《佛说盂兰盆经》中，还只是概说目连母亲“罪根深结”，而在变文中，则具体地指出她下地狱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购买天国的门票。《目连缘起》云：“昔有目连慈母……家中甚富，钱物无数，牛马成群，在世慳贪。”《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举例云：罗卜“欲往他国贸易，遂即支分财宝，令母在后设斋供养诸佛法僧及诸乞来者。及其罗卜去后，母生慳恡（吝）之心，所嘱资财，并私隐匿。”于是下地狱。在地狱

中，皆因她生时吝啬，目连奉“香炊未及入咽喉，猛火从娘口中出”，“青提见水，即是脓河猛火。”目连变文每至描写青提在地狱受罪之时，就强调一下她的罪因是由于不斋僧布施，其目的昭然若揭。

如上所述，佛教徒将经文改编成了变文，扩充了许多情节，但他们扩充的情节大多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借米做饭”，从佛经中取材，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改造，使它们与目连故事融为一体。

目连变文新添的内容可以分为三大块。一块是目连劝母施舍，母未听而下地狱；二是目连至地狱中寻母，亲眼见到了地狱中种种酷刑与受刑之鬼的惨状；三是举行超度仪式之后，目连母虽从地狱中被拯救出来，然仍因业孽太重，必须先托身为狗，然后才进入天堂。笔者爬罗了大量的佛经后，得到了与此三方面内容有关的经文。

关于目连劝亲人施舍的经文，有《目连弟布施望即报经》，经云：

目连有同胞弟饶产多宝，库藏盈满，仪从奴婢不可称计。目连告弟曰：“闻卿慳嫉，不好惠施。佛常显说，夫人惠施获报无数。”弟闻兄教，开藏惠施，更新立库，欲受其报。未经旬日，财宝竭尽，故藏悉空，新藏无报，其心懊恼。向兄曰：“日前见告，勅施获大报，不敢违教，竭藏惠施，当来过去诸贫穷者，靡不周遍。宝货竭尽，新藏无报，将无为兄所疑误乎？”目连曰：“止！止！莫陈此语，无使异学邪见之士闻此粗言，若使福德当有形者，虚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权且示汝微报，若欲见者，从随我来。”目连以神足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彼有宫殿，七宝合成。前后浴池，香风远布。库藏盈满，不可统计。玉女营从，数千万众。纯女无男，亦无夫主。弟问目连：“是何宝殿，巍巍乃

尔？不见有男，纯是女人？”目连告弟：“汝自往问。”
曰：“是何宫殿？”女报曰：“阎浮利内迦曰比国。释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连，有弟大富，好喜惠施，周济乏。命终之后，当来生此与我等作夫。”其人闻喜，善心生焉。还至兄所，大怀惭愧。头面忏悔，还至世间，广施不倦。⑤

这一经文不仅是变文中目连劝母施善情节的素材，还是目连父因施善而进入天堂享乐的原体内容。两者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其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

关于地狱的情节，更是从佛经中搬取来的。佛经中有关地狱的描写比比皆是，而且描写得非常出色，其地狱的主宰、机构、职能、刑具，以及鬼犯受刑的惨状，面面俱到，因此，目连变文关于地狱的情节可以从有关佛经中原文照搬，或稍加改动即可。这一点，拿变文与有关经文一比较就知道了。如刀山剑树地狱的描写，《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云：“目连前行，又至一地狱，左名刀山，右名剑树。地狱之中，锋剑相向，涓涓血流。……刀山白骨乱纵横，剑树人头千万颗。……罪人乱走肩相掇，业风吹火向前烧。狱卒把杈向后插，身手应是如瓦碎。手足当是如粹（碎）沫（末），……铜剑傍飞射眼睛（睛），剑轮直下空中割。……”而盛行于唐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⑥云：“至剑树地狱，罪人入彼剑树林中，有暴风起，吹剑树叶，堕其身上，著手手绝，著足足绝，身体头面无不伤害，有铁嘴鸟立其头上，啄其两目，苦痛万端。”又如饿鬼道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云：“咽如针孔，涕（滴）水不通。头似泰山，三江难满。无闻江水之名，累月经年，受饥羸之苦。遥见清源（凉）冷水，近著变作脓河。纵得美食香食，便即化作猛火。”而《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云：“第六复有众生，腹大颈细，不能下食。若有所食，变为脓血……。”⑦

变文中目连母因罪业深重变狗而后目连度狗超升的情节，是

由多种经文组合而成的。这些经文至今保存在一些经文的合集中。一收于《诸经要事》^⑧，云：

昔目连至雪山中化诸鬼神及龙闾叉阿须伦捷陀罗时，有一捷陀罗神居七宝宫，与众超绝，身形端正，聪明殊特，然人身狗头。目连怪问：“何以乃尔？”答曰：“吾维卫佛时，大富长者也喜饭比丘、梵志，供给贫乏。为人急性弊恶，粗言骂詈，直出不避老少。饮食人客，小不可意，便云不如以食餒狗，以是之故，狗头人身，好施供养，受此福堂。”

二是《撰集百缘经》中的一段经文，云：

佛在王舍城中竹林精舍，时尊者目连见一饿鬼，身如焦柱，腹如大山，咽如细针，呻吟大唤，驰走四方，求索屎尿以为饮食。目连诣佛所问之。佛曰：“此贤劫中舍卫城有长者，压甘蔗汁而致大富。时有辟支佛患渴病，诣长者家乞甘蔗汁。长者心生欢喜，告其妇富那奇曰：‘我有急缘欲出，汝在后取甘蔗汁施辟支佛。’夫出，妇取辟支佛钵于屏处，小便钵中，以甘蔗汁复（覆）其上，与辟支佛。佛受已，知非是，投弃于地，空钵而还。彼妇命终，堕饿鬼中常为饥渴逼却，即今富那奇饿鬼是也。”

此经文虽然没有说那妇人变狗事，但她因污辱佛僧而堕入饿鬼涂中却和目连母的经历是一样的。三是《度脱狗子经》，略云：

昔有一国，谷米踊贵，人民饥饿，时有沙门入城分卫，无所一获。次至长者大豪贵门，得粗恶饭。适欲出城门，中逢一射猎杀生屠儿，抱一狗子，持归欲杀。沙门劝其放生，不允。沙门举饭以饲狗子，以手摩之，咒愿泪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见杀生瞰，使尔世世罪灭福生，离狗子身，得生为人。”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跃欢喜。

此经文极相象于变文中目连至王舍城寻狗的那一段，仅缺少目连与狗的那种母子相逢的亲热感情。

目连变文在唐代就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一种俗文学，它影响到佛教经籍的注疏。宗密（780—841）于828年作《佛说盂兰盆经疏》时，就常常取变文的材料来作注解，如注《经》中“佛言汝母罪根深结”时说：“有经说，定光佛时目连名罗卜，母名青提。罗卜欲行。嘱其母曰：若有客来，娘当具饘。去后客至，母乃不供，仍更诈为设食之筵。儿归问：‘昨日客来若为备拟？’母曰：‘汝岂不见设食筵耶？’尔后以来五百生中慳慳相续，故云罪根深结。”疏文另一处称其父曰“辅相”，这亦同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对其父的称呼。

变文在当时的影响已扩展到了边远地区，大约于唐末西域产生的《弥勒会见记》就有了目连母亲被拯救的情节。其序章第三有词云：“被称作摩奴沙的圣尊美德，转施善德是这样：曾有一次，摩利吉为拯救目键连罗汉的母亲，涉越无数须弥山的山峯。因目键连罗汉的圣尊美德，而到达伽阇跋提国，就拯救（目键连罗汉之母）一事，向天佛讲述时，天佛为（目键连罗汉）圣尊美德之因，一瞬间抵达伽提伽陀城，再显神灵。从那时起，如果为了美德施向无数众生，而神速行事尽力者，均被称作摩奴沙圣尊美德之因。”^⑨

目连变文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目连戏的初始剧宋杂剧《目连救母》就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它的后裔——宋之后的目连故事的说唱文学也基本上以它为基础。虽然后世的戏剧与说唱文学对故事进行了扩充，但在救母这一核心情节上一直依凭着它搭起的框架。

《佛说目连救母经》

唐代的变文说唱发展至宋代，衍生出多种形式的说唱，其中

之一名“说经”。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云：“说经谓演说佛书。”此时，为众人喜爱的目连救母故事自然又被披上说唱的形式。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云：“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要闹处亦卖果食种花生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

宋代的有关目连救母说经的文本一定很多，可惜今国内皆佚。值得高兴的是日本宫次男氏先生在京都金光寺发现了一种文本，名《佛说目连救母经》，使我们有幸看到了“说经”阶段的目连救母故事的面貌。

此经的出版流传情况在文本末作了记述，记述的文字署在卷末一块线画的碑上。云：

大元国浙东道庆元路鄞县迎恩门外焦君庙界新塘保经居，亦奉三宝，受持读诵经典。弟子程季六名忠正。

辛亥年十月二十三日乙酉呈

甲辰年大德八年五月□日广州买到经典，普劝世人，行年几领传之。

大日本国贞和二年岁次丙戌七月十五日重刊 小比丘法祖

下面还有一行是十个信徒的名字。辛亥年是元朝宪宗元年（1251年），甲辰大德八年是1304年。需要指出的是，此经不是元代作品，而是南宋作品。1251年，南宋还未亡，为理宗朝淳祐十一年。当时作为浙江鄞县人的程忠正仍是宋朝的臣民，不可能自称为“大元国”人。因此，“大元国浙东道庆元路”九字可能是日僧法祖重刊时加上去的。

比起变文来，《救母经》的目连救母故事的内容大大丰富了，它作了如下的增补：

一、罗卜外出做生意的时间增加到了三年。《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为“不经旬月”，《目连缘起》为“不经旬日之

间。”

二、添上益利、金支二人，分别作罗卜的仆人与青提的下女。《救母经》云，益利与罗卜一起外出经商，归来时，罗卜遣益利先回家打听自己不在时母亲的言行。金支先看到益利，立即向夫人报告了小主人的归来。而在变文中，只有《目连缘起》中有“先遣使报来”的一句话，无益利之名。金支，在所有变文中，没有一句提及。

三、让罗卜为父服丧三年，母亲死了，又让他服丧三年。守母丧时，他在山中结庐守坟，白天运土筑坟，夜里诵经为母超度，感动得百鸟前来相助。这些情节与各种变文所述不同。《目连缘起》说他在母亲死后，“三年至孝，累七修斋”。《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只说他“三周礼毕，遂即投佛出家”。皆未提及为父服丧事。

四、增加了目连所巡视的地狱的数量。《救母经》中，目连所巡的地狱有镗碓、剑树、石碓、饿鬼、灰河、镬汤、火盆、阿鼻。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只例举了刀山剑树、铜柱铁床和阿鼻三个地狱。

五、《救母经》中的刘氏从阿鼻地狱出来后，没有如变文所述，立即化作犬，而是一度进入了黑暗地狱。

除了上述增补外，还将目连父亲的名字由“辅相”变为“傅相”，母亲的名字“青提”之前冠以“刘”姓。这些增补的内容与名字的改动，基本上为后世的目连救母故事承袭了下来。

目连宝卷

宝卷约出现于北宋末年，“结构与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⑩现存最早的目连宝卷当是《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

《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原为郑振铎先生藏，现藏于北

京图书馆。1984年，笔者到北京图书馆访书时，发现该宝卷的末页上部，画着金黄色的三条龙，中间画着一块红黄二色镶边的长方形的立碑，其金色的碑文曰：

勅旨

宣光三年 穀旦造

弟子脱脱氏施舍

“宣光”是被朱元璋推翻了统治的元人逃到蒙古一代所立的年号，史学界称这个时期为“北元”。这一发现证实了郑振铎先生关于该宝卷产生于元末明初的推论。

《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惜缺上部，仅就下部来看，其主要情节基本上因袭了《目连救母经》。但内容的容量比《目连救母经》大得多，其原因是说唱宝卷的艺人插入了大量的评论性说唱，如《救母经》与《升天宝卷》在刘氏于黑暗地狱中的行为和目连求世尊解救的情节上，大同小异。但宝卷在叙述完情节之后，又附上了如下的说唱：

〔金字经〕

.....

南阎浮提女人身，方便知音孝二亲。休骂僧，青提见有因。身受苦，仗凭僧者出沉沦。

善男善女发善心，休学青提造业深。造业深，地狱受苦辛。难脱免，目连报娘恩。

人生在世不肯修，日月穿梭不暂休。不暂休，看看白了头，无常到，阎王出帖勾。

这类说唱充斥全篇，尤其在篇末，叙述完全部故事后，又缀上了数百言。

元末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的情节基本上同于宋代的《目连救母经》，但决不能说，至元末，目连故事的情节仍滞留在《目连救母经》的内容上。实际上，此时以戏曲形式表现的

目连故事早已突破了变文与《目连救母经》的框架，加入了许多新的情节。这方面的凭证有遗存于许多地方的古老的目连戏^⑪和关汉卿的《陈母教子》，尤其是后者，极能说明问题。在该剧的第四折中，陈母有这样一段宾白：

大人可怜见，休说四个孩儿抬着老身。昔日曾闻荷担僧，
一头担母一头经。经向前来背却母，母向前来背却经。不免
把担横担定，感的园林两处分。后来果证为罗汉，尚兀自报
答不的爷娘养育恩。^⑫

陈母引述的显然是目连救母的故事，此引述告知我们，至迟在关汉卿生活的年代（金末元初至元大德年间），目连故事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节：刘氏死后，目连往西天求佛救母。在西行的路上，横挑一担，一头是佛经，一头是母亲的骨殖。这一情节虽然不见于《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但元代已有毋庸置疑。

明代的目连宝卷虽然至今未被发现，但可以肯定在明代曾广泛流传过。明正德间刊的《罗祖五卷》就有《目连卷》的著录。

清代，目连宝卷繁多，仅本人见眼的就有《目连三世宝卷》、《目连救母宝传》、《目连记》、《目连寻母》、《目连宝卷》等。

《目连三世宝卷》，翼化堂刊本。在目连打开阿鼻地狱之前的情节，基本上同于南戏目连戏的“目连本传”或明代万历年间的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但在用禅杖打开了阿鼻地狱之后，情节就不同了。为：不料狱门开后，里面众孤魂都逃了出去。目连母子方才相见，却被十狱阎王扯到地藏王菩萨处。菩萨要目连先把放出的八百万孤魂收回来，然后再来救自己的母亲。于是，目连转生于人世，成为黄巢，起兵扰乱天下，所杀的八百余万人，即是被放走而后投胎托人的孤魂。然他在收回这些孤魂之后，阎君又要他收回托生猪羊的灵魂。于是，目连又出世为屠夫贺因，屠杀猪羊无数。等他收回的孤魂够数时，便让他改行向

善，直止为观音菩萨引去。目连回到冥间后，又去见幽冥教主，哀求赦母超升。幽冥教主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母亲被释放出来，最后母子同上天堂。

郑振铎先生说此本很古老，产生时间可能在郑之珍戏曲本之前。今据事实看来，这种说法不可靠，它应是清乾隆以后的产物。理由是：目连戏的特点是兼收并蓄，广采博收，只要与它相关联，它都要或多或少地有所吸收。但不论是郑之珍之前的目连戏，还是郑之珍的《劝善戏文》，都没有《目连三世宝卷》所述的这方面的情节。如《劝善戏文》中逃出的饿鬼都已被钟馗收尽了。乾隆年间的《劝善金科》也没有此情节，倒在第九卷下本第十六出“收回鬼魅仗钟馗”中作这样的演述：

钟馗：可曾点名？

书吏鬼：已点过名，只是还少八百万。

钟馗：原来藏躲者尽行拘束，那投胎托生者不能收来，只待他的命尽之时，收回地狱。

大概宝卷艺人就是根据此处“还少八百万”饿鬼，都已投生托胎这一点，编造出让目连转世为杀人的黄巢，再转世为屠杀猪羊的贺因收回饿鬼这样情节的吧。

《目连记》，清阙名撰，刊本。今存《二次进幽冥钵盂送乌饭》四卷，《十阎罗上本傅大师救妻》四卷，《刘安人变犬目连僧破狱》四卷，《目连破酆都怨鬼跑阴城》四卷。此宝卷的格式已话本化，说书的痕迹很深。在说唱前都有诗歌总其大意，如目连进地狱救母情节叙述之前有“诗”：“目连救母铁围城，娘儿见面苦相逢。只因养育恩难报，指破天河瞽目明。”卷里分部，部里又分回。

在内容上，不知是否有“目连前传”的内容，但就目连本传的内容来说，其情节大体上同于《目连三世宝卷》。不过，因说唱人有意拉长时间，对原来的每一点情节都进行扩展，如第四十

四部《目连破酆都怨鬼跑阴城》有一段内容为：

尊者一见不怠慢，慌忙呐喊号佛声。端然前走不惊恐，先前两次大不同。堪堪临近关门下，把关大使不容情。圣手一摆叫鬼使：“快些发喊不消停，排开军阵截和尚，休叫僧人任性行。”鬼使答应说知道，齐声呐喊似雷轰。手擎兵刃分左右，神祇时下抖威风，迈步竞扑兵刃架，把一杆□□□□，三股钢叉手内擎。往前一窜如剪步，来到勇衢把路横。双手一拧叉环响，圆睁怪眼瞪环睛。大叫和尚休胆大，再往前行了不成……

尊者又念起一声，众鬼使被尊者一声咒语，哪里拦得住，只听一起怪叫“疼杀了人。”撒下兵刃，两手抱自脑袋，就往回里跑。还有几个栽倒在地下，满口里乱叫“疼的紧！圣僧饶了我罢，再也不敢动手了。”

比起其它纯粹以宣传因果报应思想为目的的目连宝卷来，它注意到了细节性的描写，显得生动活泼，富有文学性。

《目连记》在情节上对以往的目连说唱与目连戏也有所突破。较为显眼的地方是《新刻十阎罗上本傅大师救妻》卷一，写傅相也为拯救在地狱中的妻子作过有效的努力，这是过去的目连救母故事从未有过的。

《目连记》的问世时间不会早于《劝善金科》，因它在《刘安人变犬目连僧破狱》卷一开篇末云：“《劝善金科》鼓词野史。”不惟用了“劝善金科”一名，而且明白地说此是《劝善金科》的鼓词野史，显然，是把朝廷的《劝善金科》当作正史来看待了。又其中的张氏赖诈卖牛银的情节几同于《劝善金科》中的情节。

《目连救母宝传》，全名《目连救母幽冥宝传》。封面上除了书名外，还标有“光绪庚子年新刊”、“民国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印”。此宝卷的内容基本上同于福建莆仙戏本《傅天斗》与《目连》，但后面也续上了目连投胎黄巢的情节，云：

我佛如来开诏敕封曰：“……幽冥教主”，弟子目连，你为母游冥，打破铁围城，放走八百万饿鬼，放你分性下凡，投胎脱化黄巢，收回八百万饿鬼。”……后黄巢收恶鬼之时，错斩一孕妇，论天律该坠地狱一次。念其极孝，超拔青提，以证佛果。

比起《目连三世宝卷》，它只让目连转世两次，一次为罗卜，一次为黄巢。

《目连宝卷》。首页有“目连宝卷 岁在丙戌仲 春下浣 谨集”字样。丙戌年在清代分别为公元1646、1706、1766、1826、1886，因它也有目连转世为黄巢的情节，所以，该宝卷也应该在《劝善金科》问世之后。如此，1646年应当排除，而其它年份都有可能。《目连宝卷》比其戏剧或其它宝卷来说，相异之处很多。如在该宝卷中，目连没有出外经商，而是被撵到庵里去了。刘贾被请来掌管家事后，“终日吃得熏熏醉，目连在家不安宁。刘贾在家生一计，何不送他进庵门。”再如目连转世为屠户贺因后，观音变做和尚，来超度贺因和王道人。贺、王路遇一家寡母孤女三人，其母想招赘他们为婿。唱词云：

丈夫幼年归西去，并无香烟后代根。单生两个裙钗女，看看长大又成人。也有媒人来说合，话不投机事不成。我家吃的胎内素，怎肯嫁与五荤人？姊妹恩爱来拆散，老身无伴靠何人？想是招婿防身老，做了烧钱化纸人。不论贫穷共富贵，家有田地可养身。年纪不论大和小，积德延寿有后成。面貌不论好和歹，只要忠厚老实人。只想招婿来配合，老身方才放心肠。

贺因坚辞不肯，王道人愿意留此成亲，然王最后被老虎吞吃了。此情节明显地是从小说《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取用来的。

《目连寻母》16册，长沙湘乡码头左三元堂刻本。粗劣的

玉扣纸型。书宽10公分，长15公分，共20页，每页9行，每行3句，都为七言韵文。该宝卷基本上是压缩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而成的，内容可从每节的题目上看起来。

从上面叙述的几种宝卷看出，清代的目连宝卷在内容上的特色主要有两点，一是增添了目连转世为黄巢、再转世为贺因的情节。二是呈现出可塑性形态，艺人们可以在目连到冥间救母的主干情节不变的情况下，随意虚构一些情节。这两点对目连戏剧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清代一些地方的目连戏明显地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而其影响则表现在相应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产生了含有目连转世情节的戏剧。今存的本子有三部。（一）《目连三世因》^⑬，曾为福建莆田戏班珍宝社珍藏，仅有残卷二节。情节基本上同于《目连三世宝卷》，不同的仅是戏剧迫使目连转世的是如来佛，而宝卷中则是地藏王菩萨。（二）《救母记》，浙江绍兴目连戏“定型本”，它的最后一出是《黄巢》。

（三）《目连卷》，西府乱弹本。末场中如来云：只因傅罗卜救母打开铁罗城，放出八百万饿鬼，故令他脱化黄巢，杀人八百万，将其饿鬼收回阴曹；为救目连回至天堂，又命南天门铁石星下凡，脱化李存孝，将黄巢杀于天曹山，让其魂归天界。后铁石星又不能回天，便令其次子李克用施以五牛分尸的刑罚，拉其魂灵回升天上。

第二方面是戏剧艺人亦仿照说唱艺人随意取舍以往目连故事，并在部分情节上重起炉灶的作法，产生了许多目连戏的变体。

晚清曲艺中的目连说唱

目连故事的说唱不仅仅披于宝卷一种形式，北方的鼓书、南方的弹词以及莲花落、滩簧等等都说唱目连故事。当然，这些形式的曲种并非全是说唱整本故事，有的只撷取故事中的某一片

断，或者仅取其故事的轮廓，艺人充入自己编造的细节。可惜这些本子今天不易寻觅，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和今已发现的本子作些评述。

说唱全本目连故事的有：

八角鼓快书，有《目连救母》一回。作者无考。傅惜华《北京传统曲艺总录》卷五云：“昔日歌场中，尚见传唱，惟不详唱此曲者。”

鼓词小段，有《目连僧救母》一段。作者无考。百本张钞本《大鼓书单》著录，注云：“一佰八。”别墅堂钞本《大鼓书目录》著录，注云：“五佰。”《鼓词续编》选录此曲。

梅花大鼓，有《目连救母》。收入匏安居士编的《鼓词选刊》中。

奉天大鼓，有《目连僧救母》。学古堂刊行，后收录于北平中华印刷所刊行的《文明大鼓书词》中。

大鼓书，有《目连救母》。抄本。刘复、李家瑞《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又有一本《目连救母》（一名《目连生救母》），北平宝文堂木刻本。其内容与它本有异。

木鱼书，有《目连救母》。薛汕《书目散记》^⑭作了介绍。

另外，有一种“十枝蜡烛十样名”的曲调，亦说唱目连故事。此资料见于文益书局或学林堂书局的石印本《双金花宝卷》。该宝卷第十二回“铁□详梦妻告状”，述王文虎自幼聘定的马氏，在王家惨遭横祸后，其父母逼令改嫁，不从，削发为尼。修行时，她唱道：“自从进庵来修炼，每日时刻看经文。今日天气晴和好，今日要念《报娘恩》。十枝蜡烛十样名，母亲年月日时辰。娘亲养成无恩报，佛前礼拜《报娘经》。”下面她唱了“十枝蜡烛十样名”的曲子，今举第一段：

一枝蜡烛一锭金， 两根灯草卷灯放。
把这红灯来点亮， 八仙台上放毫光。

上照三十三天界， 下照十八层地狱房。

孝顺自然天保佑， 皇天不负善心郎。

由第一段曲词可见，所讲的目连故事只是从目连入地狱救母讲起。

近几年，福建发掘了一批目连唱本^⑤，这些唱本多为佛道二教的僧人道士所唱。出于宣教的需要，编造者都是选择一些最能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情节着重进行表现，其它情节则一略而过。唱词的内容也不同于世俗艺人的唱本。今已发掘出来的本子有下列几种：

上杭本《目连》。此唱本原用于提线木偶目连戏的演出，后木偶目连戏停演，唱本亦散失。几年前，上杭白砂乡高腔木偶老艺人曾瑞伦从上杭太拔一尼庵中抄得“目连叹苦词”、“目连救母恩情事”、“血盆经”等一些段落。从这些段落的内容看，不论是场景还是心理，都描写细腻，感情浓郁。如“目连救母恩情事”，写目连在母亲死后，整夜在佛堂静思默想，从一更想到五更，想的都是母亲对自己的恩德。第一段唱词为：“一更里，进佛堂，思想生身我的娘。我娘怀胎十月苦，苦得身昏面皮黄。口吃百般无滋味，手拿四两重半斤。行住坐下不自在，百般饮食不安宁。思想娘恩难报答，实在难报养育恩。子呢若有尽孝意，食斋念佛报深恩。父能孝顺子当孝，修得孙贤并子肖。前人有样后人传。”

东山《目连僧》。收在《东山、台湾道家讖语》中，抄本。现在藏于东山县图书馆。约二百句。此唱本的内容与其它目连故事大不相同，云：目连七岁时，自愿要出家。父母无奈，送入空门。目连母亲为此抑郁致病，医药无效。弟刘松得知，到傅家探望。目连父告知他得病缘由后，刘松便以狗肉治疗。被杀之狗犬告阴司，阎王大怒，即刻令鬼卒捉拿刘氏，问她为何破了傅家已持续了七代的长斋。刘氏牵出了刘松，阎王便又命捉拿刘松，皆打入地狱。目连此时思念爹娘，向师父告假探亲。师父便

告知他母亲现时的处境，并指出了解救的方法。目连到了西天，依靠佛的帮助，终于救出了自己的母亲。与流行各地的目连故事相比，它除了刘氏受其弟怂恿开荤破戒而被打入地狱与目连入地狱相救的情节外，其它情节皆不相同。

霞浦、福鼎《目连经》。昔时书坊曾大量刊印，民间至今仍有人刻印出售，年龄较大的妇女仍会吟诵。此唱本的内容亦不同于一般流行的目连故事，它云目连“家住倪州萧山县”，十五岁时出家修行，后得重病，由观音治好。目连便决心带着母亲到西天见佛。“家中老母八十岁，皮黄骨瘦路难行。目连弟子行孝顺，南山破竹做经篮。……挑经挑母辘挑去，山林草木两边开。……夜夜住在星月下，天赐白叶盖娘身。十月怀胎娘辛苦，目连挑母十八春。”后目连遇见一位公公，问灵山还有多远，“公公看见目连孝，灵山就在眼前存。我母灵山多快活，不知我父在何方？一心要见亲父面，万丈高岩去安身。我母落在高岩下，手持莲花见世尊。世尊看见目连孝，留我目连写经文。上写金刚三本册，后写目连七卷经。诸般经文都写尽，留我目连在天宫。……”此唱本没有让目连母亲下地狱，自然地，也就没有目连入地狱救母的情节了。

晚清的目连说唱更多的是摘取故事的片断，而摘取最多的又是《尼姑思凡》与《王婆骂鸡》。子弟书、利津调、莲花落、八角鼓岔曲、八角鼓牌子曲、马头调、靠山调、纱窗外调等等莫不有这两个片断。

但不同的曲种所说唱的这两个片断的内容不尽相同。有的是从戏曲中直接改编过来的，如北平抄本子弟书《僧尼会》开头讲得很明白：“汉室金人入梦初，中华遍地造浮屠。缁衣的教法禅宗律，沙门教法净空无。留下些经卷咒偈觉迷筏，倒作了奸盗邪淫护身符。昨日在梨园看演《僧尼会》，归来时竹儿依样画葫芦……”。有的经过艺人较多的加工，离一般流传的故事情节有相当大的距离了。如“双下山”，人们熟知的情节是和尚尼姑各自从所

在的庙、庵逃出来，在路上相遇、结识、幽会，但福建的纱窗外调《僧尼会》却是和尚到庵中寻尼姑的：“（僧唱）贫僧想思寺，住在颠倒山。下山来抄化，经过汝宝庵。久抑芳名，思慕教伶，特意来问安。（尼唱）既蒙移玉趾，光降到此间。本当留一饭，下榻依草庵，瓜李嫌疑，名节怕污，请依速下庵。”

艺人加工改造后的片断故事，比起目连戏曲与之前流传的目连说唱的相应内容，总的说要精彩得多。其细节的铺陈、语言的通俗、描述生活的逼真，都远远胜于它们。如《霓裳续谱》卷七〔数岔·骂鸡〕中邻居谗嘴婆娘回骂王婆的唱词云：

呀呀哟，你的鸡儿在这里，不必你着急，不必你着急。你那只鸡儿，飞在我院里，鱼缸打碎，水撒了一地，活跳跳的金鱼儿，吃在藤子里。才待要赶他，倒飞在屋里，蹬倒了花瓶，砸碎磁器。小孙儿炕上正吃着东西，吃了块粘糕，卡在心里。砸了我家伙，你与我买；卡着我的孙孙，请太医。砸了我的家伙值多少？吓着我的小孙孙难调治。蹄子，难道说我的小小孙孙敌不过你遭害人的一只草鸡。

谗嘴婆娘强词夺理、巧舌如簧的形象逼真地摹绘了出来，这样的内容无疑极适合下层听众的口味。

限于资料，以上勾勒出的目连说唱的演变史是极为粗疏的。我作本文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同行提供一些资料，二是引起大家对这一课题的关心。我认为，目连故事的唱本不仅福建有，各地民间都有蕴藏，如果我们用心发掘，一定会有所收获。而这些唱本发现必然会促进目连戏研究的深入。

注：

①参见拙作《〈佛说盂兰盆经〉的影响及真伪的看法》，《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2期。

②《本事诗》，收入《历代诗话续编》第一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③此三种变文收于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下卷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二五七六页，上海医学书局1939年版。

⑤见《经律异相》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⑥转引自杜而末《儒佛道之信仰研究》中编第十一章，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

⑦后汉安世高译，见《中华大藏经》第三十四册。

⑧《诸经要事》以及下述的《撰集百缘经》、《度脱狗子经》，均见于《经律异相》。

⑨此引《弥勒会见记》，为1959年4月在新疆哈密沿天山脱米儿提北坡的佛庙遗址处发现。

⑩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下册三〇六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下述郑先生对《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的评论，亦载于是书。

⑪参见拙作《明清目连戏台本流变考》，《文献》1992年第2期。

⑫见隋树森编辑的《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⑬《目连三世因》当是《目连三世因缘》的误称。

⑭《书目散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⑮福建的目连唱本均为该省艺术研究所陈翹先生搜集。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魏文峰）